语言学视角下的手语教学改革研究

何云画
（郑州师范学院教育学部）
DOI：10.65285/JYLLYJ.V2I6.010

摘　要：手语课程长期被当作单纯的技能训练课，教学以机械模仿与重复记忆为主，学生认知偏差、方法失当、翻译能力薄弱等问题突出。本文从语言学视角出发，梳理手语教学改革的四重理论基础——结构主义语言学确立的手语语言地位、认知语言学揭示的隐喻转喻构词机制、文化语言学阐明的构词理据与文化内涵、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提供的教学方法依据。在此基础上提出以理论导入重构课程认知、以双语教学法为主线、以游戏法讨论法情景法为分支、以聋人进课堂和主题化教材开发为支撑的改革方法；并针对学生手语翻译“逐字直译”的瓶颈，提出双语对比、理据转换、真实语境实践、翻译技巧显化与动态评估相结合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手语教学；语言学；教学改革

Research on Sign Language Teaching Reform from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Yunhua He
School of Education, Zhe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Sign language courses have long been regarded simply as skill training courses, and teaching mainly relies on mechanical imitation and repetitive memorization, resulting in prominent problems including students' cognitive biases, improper learning methods and poor translation competence. From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this paper sorts out four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sign language teaching reform: structuralist linguistics confirming the linguistic status of sign language,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vealing metaphorical and metonymic word-formation mechanisms, cultural linguistics clarifying word-formation motivation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ory providing basis for teaching method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form measures: reconstructing curriculum cognition through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aking bilingual teaching method as the main line, adopting game method, discussion method and situational method as auxiliary approaches, and supporting the reform by inviting deaf people into classrooms and developing themed teaching materials. Targeting the bottleneck of students' word-for-word literal translation in sign language interpreting, it proposes a practical pathway integrating bilingual comparison, motivation transformation, authentic context practice, explicit instruction of translation skills and dynamic assessment.
Keywords: sign language teaching; linguistics; teaching reform

一、问题的提出

手语是特殊教育专业学生胜任未来岗位的必备技能，也是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认识聋人群体的重要窗口。然而长期以来，手语在公众认知中被称作“哑语”，被视为依附于有声语言而存在的手势；手语课堂以教师示范、学生模仿为主，机械记忆量庞大而学习效果不佳；学生完成课程学习后，手语翻译能力普遍不强，多停留在逐字逐句的直译层面，难以在聋人与听人之间架起顺畅沟通的桥梁。

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手语教学长期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弄清“手语是什么”，也就难以回答“手语怎么教”和“翻译怎么学”。只有把手语置于语言学的视角之下，先确立其语言地位、揭示其构词机制与文化内涵，再以语言习得规律组织教学，改革才能抓住根本。本文即从语言学基础、改革方法、翻译技能培养三个方面，系统探讨手语教学改革的路径。

二、手语教学改革的语言学基础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手语是一门独立的语言

20 世纪 60 年代初，美国加劳德特大学教授威廉·斯多基出版《美国手语的结构》，首次以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系统分析手语。他提出手语的最小结构单位——语形（chereme），包括手形、位置、运动三个参数，后经巴蒂森补充手掌朝向，形成通行的四参数分析框架。这些参数在同一个手势中同时呈现、彼此约束，改变其中任何一个参数即形成最小对立对，如 MOTHER 与 FATHER 两个手势在运动、朝向、手形上完全相同，仅位置有别。这一发现证明手语具有与有声语言同构的下位结构系统，从音位学、形态学、句法、语义学等层面确立了手语的独立语言地位。

就中国手语而言，学者们同样从结构主义语言学角度分析了手语的音位（手形、位置、动作、方向）、词汇与语法，确立了中国手语的语言地位。国家层面，《国家通

用手语常用词表》的发布与推广文件明确提出手语是国家语言文字的组成部分；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普通话的音、形、义在国家通用手语中仅“形”的表达方式转换为视觉感知，读音与语义并未改变，因此手语也是语言的表达形式。

（二）认知语言学：隐喻与转喻是手语构词的认知机制

隐喻与转喻既是修辞方法，更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隐喻是跨概念域的映射，用一个具体熟悉的概念表达另一个抽象陌生的概念；中国手语词汇的隐喻投射路径主要有本体型（以身体部位为源域）、方位型和通感型三种，“爱”“幸福”“困难”等抽象词均由具体可感的身体经验映射而来。转喻则是同一概念域内的替代，如聋人手语打“冤枉”，双手拇食指张开成大圆形，由侧上方扣向头顶，模拟“扣帽子”的动作——以“扣帽子”这一相邻意象转指被冤枉的内心感受。研究表明，中国手语的转喻可分为特征转指、事件要素转指、动作转指抽象概念、约定俗成的转指等类型。

认知语言学揭示：手势并非任意的符号，而是聋人认知世界的方式与结果。教学中若能揭示手势背后的认知机制，学生就不再是“记住一个动作”，而是“理解一种思维方式”，由机械记忆转向理解性记忆。

（三）文化语言学：手语构词中的中国文化元素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产物，高度凝聚着民族文化精神。汉字是表形表意的文字，手语是直观形象的视觉语言，同样重在表形表意，中国手语与汉语在符号本质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早期研究者按汉语造字“六书”将中国手语造词方式分为象形、指示、会意、形声和表音、仿字；近年研究认为汉字与手语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转而将中国手语构词理据归类为临摹型、指示型、联想型、借用型和综合型，更符合手语的符号特征。已有研究还发掘了手语构词中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190 种中草药手语名称的构词特点与汉字构词特点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地名手语常依据汉字的字形字义构形，地方手语的构词折射着当地的民俗与建筑。

（四）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手语学习方法论的科学依据

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综合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语言教育学等学科，研究人们获得第二语言的机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克拉申的“输入假设”与舒曼的“文化适应假设”。输入假设主张：习得必须有大量学习者感兴趣的语言输入；输入难度以“i+1”为宜，即在现有水平上加一点新知，达到“可理解”；“习得”是无意识的自然获得，重于有意识的“学得”。情感过滤假设进一步指出，焦虑、缺乏自信与动机不足会阻碍输入进入习得机制。文化适应假设则认为，学习者对目的语群体的社会与心理融入程度制约着习得的最终水平。

手语作为视觉语言，其学习过程同样遵循上述规律：课堂需要持续的可理解视觉输入，学习需要接触手语的母语者——聋人群体，输出训练需要低焦虑的心理环境。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由此成为选择与组织手语教学方法的直接依据，也使手语教学得以从经验驱动转向理论驱动。

三、手语教学改革的方法

（一）以理论导入重构课程认知

认知决定行动。课程伊始，教师集中从语言学三要素、认知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视角讲授手语理论，使学生认识到手语不是简单的动作模仿，而是一门独立的视觉语言；在后续教学中，再通过手语构词理据、发展演变的持续印证，将这一认知固化为学生稳定的语言观。学生一旦确立了“学一门语言”而非“记一套动作”的定位，便能主动选择科学高效的学习策略。

（二）以双语教学法贯穿教学始终

依据输入假设，改革将“手语＋口语”的双语教学法作为贯穿课堂始终的主线：教师手语示范与口语表达同步进行，使学生在自然状态下获得大量可理解的视觉语言输入，形成持续的语言熏陶环境。双语并用的课堂同时关照了两种语言能力的发展——口语保证了对课程内容的准确理解，手语则保证了视觉语言的持续输入，二者互为支撑。这既符合手语作为视觉语言的输入规律，也为学生提供了两种语言并置观察的机会，为后续翻译训练埋下伏笔。

（三）分阶段引入多元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的组织遵循“i+1”原则，按学习阶段递进。第一学期前期以理论导入与双语教学为主，教学内容按语言主题和对话场景组织；学期中期，在学生具备一定手语能力后引入游戏教学法，通过“手语传话”“你比我猜”等游戏任务引导学生进行简单的手语输出，在轻松氛围中降低情感过滤、激发学习兴趣；讨论法围绕具体话题以双语展开，训练学生用手语组织观点、连贯表达的能力；情景教学法创设日常交流、职场沟通等真实语境，使语言学习与语言使用相衔接。第二学期则将重心转向手语与汉语之间的翻译训练，提升综合运用能力。全程注重“以学为中心”，关注学生个体差异并施以个别辅导。

（四）让聋人走进课堂

依据文化适应假设与情感过滤假设，改革将手语的母语者——聋人邀请进课堂，开展融合项目式学习：学生以小组协作方式完成手语表达与翻译任务，在与聋人的真实交流中检验语言能力、理解聋人文化与思维方式。真实的交际需要降低了练习的做作感，聋人的现场反馈为学生提供了最权威的评价尺度。

四、提升学生手语翻译技能的实践路径

翻译是手语学习的直接目的，也是当前教学中最薄弱的环节。学生翻译能力不高的症结，在于把手语当作汉语的“动作代码”，逐字逐句对应转换，忽视了两种语言在模态、语法与思维方式上的系统差异。针对这一瓶颈，本项目设计了五条相互衔接的实践路径。

（一）夯实双语对比，实现由“对码”到“对意”的转变

翻译的前提是认识两种语言的差异。教学中系统比较手语与汉语在语序、句式上的不同：手语依托空间构建语法关系，动词的方向变化可以表达人称与物称；话题常常

前置；表情、口型、眼神等非手动特征承担着疑问、否定、转折等语法功能。以汉语＂我把书给他＂为例，手语中＂书＂被置于空间的某一点后，动词＂给＂的方向变化即完成人称与对象的表达，无须依赖＂把＂字句结构。学生在对比中理解翻译的基本单位是意义而非词形——先解构汉语原句的语义与交际意图，再按手语语法重新编码，追求＂意思对等＂而非＂字面对应＂，从根本上矫正直译倾向。

（二）利用构词理据，以认知机制化解词汇转换难题

抽象概念的翻译是学生最感困难的环节。训练中引导学生调用隐喻、转喻机制寻找手语意象：遇到抽象词，先分析其概念结构，再从聋人手语已有的意象系统中检索相近的表达，理解＂手语为什么这样打＂；对手语中尚未定名的新词、难词，则尝试以临摹、指示、联想等构词方式生成可懂的表达，必要时辅以手指语。理据分析使学生在词汇层面＂知其所以然＂，在翻译层面获得了举一反三的生成能力，而非依赖死记硬背的词对词对照。

（三）创设真实语境，在交际中习得翻译能力

依据输入假设与文化适应假设，翻译训练必须超越课堂操演。改革将翻译实践嵌入真实聋听交际：聋人进课堂时由学生承担现场口译任务；组织学生参与校园活动的手语翻译志愿服务；开展无障碍视频、通知等真实语料的翻译实践。真实场景中，译文能否被聋人听懂是唯一标准，学生由此获得来自手语母语者的直接反馈，翻译的语感与应变能力在反复交际中生成。

（四）显化翻译技巧，构建可教可学的翻译方法体系

将隐性的翻译经验显化为可操作的技巧并纳入教学，是提高训练效率的关键。这些技巧包括：汉语冗余信息的省略与压缩、语篇衔接手段的空间化处理、专名与数字的手指语策略、长句的拆分与信息重组、非手动特征与手势的配合时机等。笔者曾从视觉语言学角度探讨＂汉语→手语＂的翻译技巧，教学实践表明，技巧的显性教学能够显著缩短学生的自我摸索过程，使翻译训练从＂凭感觉＂走向＂有章法＂。

结语：

手语教学改革的实质，是把＂动作训练＂升格为＂语言教育＂。语言学基础回答了＂手语是什么＂——它是具有完整结构系统、认知机制与文化内涵的独立视觉语言；改革方法回答了＂怎么教＂——以理论导入重构认知，以双语教学保证输入，以多元方法组织课堂，以聋人参与贴近真实，以主题教材落实内容；翻译实践路径回答了＂怎么用＂——以双语对比端正方向，以理据转换破解难点，以真实语境磨砺能力，以技巧显化和动态评估保证效率。三者环环相扣，构成＂理论—教学—应用＂的完整链条。改革实践表明，当手语被还原为一门真正的语言，学生的学习状态、课堂质量与翻译能力都会发生实质性的改观；而这正是语言学视角赋予手语教学的最大价值。

参考文献：

[1]Stokoe W C. Sign Language Structure: An Outline of the Visual Communication Systems of the American Deaf[J]. Studies in Linguistics: Occasional Papers, 1960(8).

[2]Battison R. Lexical Borrowing in American Sign Language[M]. Silver Spring, MD: Linstok Press, 1978.

[3]Krashen S D.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2.

[4]Schumann J H. The Acculturation Model for 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C]//Gingras R C.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1978: 27-50.

[5] 中国聋人协会，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国家通用手语词典（全四册）[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9.

[6] 傅敏，褚蓓娟．基于认知语言学的聋人手语转喻研究 [J]. 中国特殊教育，2013(10):22-26.

[7] 傅敏．中国手语和汉语人体隐喻的认知对比 [J]. 中国特殊教育，2016(7):31-36.

[8] 顾定倩．国家通用手语词汇的基本概况——国家通用手语系列介绍（二）[J]. 中国残疾人，2019(11):56-57.

作者简介：何云画（1987 年 8 月－）、女、汉族、河南新乡人、讲师、博士、郑州师范学院、研究方向：中国手语，手语教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郑州师范学院 2026 年度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提升项目“基于语言学视角的手语课程教学改革”研究成果。